

散文精选

翰林故里行

□ 张诗语

晨雾未散,金丝般的阳光已斜斜穿透江汉平原的薄纱,把长湖岸边的芦花染成半透明的淡金。11月25日清晨,我们一行前往观音垱镇新阳村,寻访三百年前清代名士宋学洙的遗踪。对这位从水乡走出的翰林,我早已心生好奇:是什么样的水土,能养育出既通朝堂规划、又怀乡土温情的文人?

车沿长湖公路缓缓行驶,风裹着湖水的湿润撞进车窗。碧蓝的湖面皱起细碎的波纹,像被指尖轻轻揉过的绸缎;成片的芦花如白雪漫过堤岸,风过时簌簌作响,仿佛在诉说久远的故事。偶尔有白鹭扑棱着翅尖掠过低空,翅尖带起的风都沾着水汽,扑面而来的清新里,混着泥土与草木的芬芳。我望着这片清秀的水色,忽然懂了:江汉平原的温润与开阔,是刻在每个从这里走出的人骨血里的,宋学洙的刚柔并济,大抵也源于此。

新阳村的宋书记早已等在村口的牌坊下,“千年渔村,翰林故里”八个朱红大字在晨光中格外醒目。“盼着你们来呢!”他热情地迎上来,引我们往村里走,手里始终攥着一只有些年头的保温杯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盖,像是在酝酿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,“村里老辈人提起宋学洙,都恭敬地叫‘宋翰林’。顺治四年考中的进士,后来进了翰林院——这可是咱村几百年间,走出去的头号人物,全乡都跟着沾光。”

我在来之前做了功课,对宋学洙的生平已有初步了解:清顺治四年,他一举考中进士,凭借出众的学识才情,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——这在科举时代堪称“储相”之选,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。不久后,他改任吏部官员,专门分管河南省的科举事务,执掌一方文脉枢纽。最让我敬佩的是,在那个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,他力排众议,坚持“以文取士,不问出身”,为许多寒门学子开辟了通往仕途的通路。但比这些政绩更打动我的,是他的取舍——正当仕途蒸蒸日上时,因母

亲年事已高,无人照料,他毅然上书请辞,放弃京城的繁华与荣宠,回乡侍奉老母。这份“孝悌为先”的抉择,比任何官阶爵位都更见其人格底色。

行至村后坡地,穿过一片交错的枯枝密藤,一方矮冢忽然映入眼帘——这便是宋学洙的衣冠冢。冢不算高,覆着半层枯黄的茅草,在初冬的阳光下显得有些肃穆,冢前摆着几束褪色的祭花,花瓣卷着边,显然是不久前还有村民或宋氏后人来祭拜过。最引人注目的,是冢前那方无字碑:近两米高的青灰色石碑,被风雨磨得发白,碑面光洁无一字,只有浅浅的纹路蜿蜒其间,像是被时光封存的密码,默默诉说着三百年的沧桑。

我们几人静立在家前,风穿枯枝而过时发出“呜呜”的轻响,像是穿越时空的低语。恍惚间,我仿佛听见三百年前那个青年,踩着同一片土地的泥泞赴考的足音——他背着书箱,带着母亲的叮嘱,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踏着江汉的水汽北上,后来成了翰林院的笔吏,写下字字珠玑的文书,而故乡的土,终究以这样一种方式,留在了他的衣冠与魂魄。

往村中宋大爷家去时,日头已爬过东天,阳光正好,暖融融地洒下来,把青砖地晒得发烫。宋大爷今年77岁,早已候在堂屋门口,见我们来,忙不迭往屋里让,转身从墙角搬来几把竹椅,笑着招呼我们坐下。他操着浓重的乡音,语速缓缓的,我听得似懂非懂。

“咱村的宋翰林,那是真有事!”谈及宋学洙,老人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,鬓角的银发在阳光下闪着微光,原本舒缓的语速陡然加快,手不自觉地抬起指向天空,语气里满是抑制不住的自豪,“他是咱这方圆几十里头,才这么大的官!”他顿了顿,手指在膝上比画着,“老辈人说他回乡后,总爱跟村里人拉家常,问地里的收成,家里的难处,一点不摆架子。”阳光正好斜斜穿过堂屋门框,落在老人的布帽和鬓角的银发上,泛着柔和的光。听着他断断续续却饱含深情的讲述,我突然明了衣

冠冢前无字碑的深意——真正的铭记,从来不在碑石的文字里,而在乡人口耳相传的记忆中,在一代代人对先贤的感念与追悼中。宋学洙或许在整个清代历史上不算显赫,或许没有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,但他作为从这片土地走出的名士,以刚正的风骨,孝悌的本心,济世的情怀,早已成为新阳村抹不去的文化印记,穿越三百年时光,至今仍触动我们的心弦。

漫步村中,日头已升至中天,暖融融的阳光洒满村落,将我们的影子拉得短而清晰。路旁的池塘被阳光照得发白,几只鹭鸟在水边悠闲觅食,偶尔抬头望望我们这些不速之客,又低头继续梳理羽毛。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打理菜地,锄头碰撞泥土的轻响、邻里间闲谈的笑语、孩子们在巷口追逐的欢闹声,在空气中交织成鲜活的生活图景。

回程路上,新阳村渐渐淡出视野,但我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这一上午的所见所闻。宋学洙,这个我曾只在文献中读到的名字,通过这次寻访,在我心中变得血肉丰满。他不再只是古籍中的一个符号,而是有血有肉、有温度有情怀的生命个体:他是在京城官墙下思念母亲的游子,是那个在科场中为寒门学子撑腰的考官,是那个归乡后修水利、办教化的乡绅,是那个用一生诠释“修身齐家”理念的士人。他的衣冠冢虽然荒草丛生,无字碑虽然斑驳模糊,但他留下的精神印记,却在新阳村的土地上生生不息。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,那些融入乡土的风骨,那些代代延续的文脉,都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。所谓“翰林故里”,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延续;所谓“翰林风骨”,也不仅是学识与才情,更是扎根乡土的赤诚、坚守正义的刚直与孝悌为先的本心。

车窗外,阳光依旧明媚,芦花在风中摇曳。我知道,宋学洙的故事还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流传,等待下一个来访者。

心情随笔

糍粑香里忆华年

□ 翟长付

童年最美好的回忆,便是那些好吃的。母亲做的各种美味,更是刻在记忆里,怎么都忘不掉的家的味道。

我出生在鱼米之乡的平原地区,从小是吃米饭长大的,面粉、米粉之类做成的食物,并非常能吃到。特别是母亲做的糯米糍粑饼,那可是我们兄弟几个心心念念的美味。

每年秋收的时候,父亲总会在粮稻田的一角,空出一分地,从邻居翟三爷爷家,找来几小捆糯稻秧苗,栽在空出的一分地里。秋后糯稻收获碾成糯米后,母亲把糯米浸在水里泡一夜,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就用那根藤木扁担,把湿糯米担到村里的碾臼房,碾成糯米粉。

平日里,糯米粉可是稀罕物,不轻易拿出来吃。只有到了八月中秋包汤圆、元宵节煮元宵,或者是家里来了亲戚,母亲才会从存放糯米粉的罐子里倒出一大碗。她像和面粉那样,将糯米粉慢慢和成粉团,捏出一个个小剂子,准备做汤圆。有时候还会弄点芝麻或红豆沙做馅,包好的汤圆放在粥锅里,一碗粥里只有两三个汤圆。

最盼望的是母亲用糯米粉做糍粑饼。每次看到母亲和好糯米粉,我就赶紧坐到灶膛口生火,拉动风箱,火苗一下子蹿了起来。母亲把糯米粉团压成饼状,放入锅里后叮嘱我:“少放点柴,火小一点。”她手拿锅铲,不停地将粉团翻来覆去。等糯米粉饼快熟的时候,往锅里淋上菜籽油,粉团在锅里又翻覆几次,有熟菜籽油香飘出时,糍粑就可以出锅了。在老家,我们把做这种油炸糯米粉饼叫做摊糍粑。

母亲摊的糍粑厚厚的,差不多有二公分厚。平时,母亲不舍得摊,只有我们兄弟几个,谁考试考了一百分,母亲才会摊糍粑作为犒赏。她一边把糍粑分给我们,嘴里念叨着:“三子又考满分了,你们几个也要争口气,别老是跟着三子沾光。”

有时候,父亲在地里干活累了一天,晚上母亲就会摊一块糍粑给父亲下酒。糍粑熟了父亲便会喊我和弟弟:“小三、小四,快来吃糍粑。”

每次母亲摊糍粑的时候,巷口就会有人喊:“这么香,谁家又在摊糍粑啦,真馋人。”

如今,我的外孙和外孙女也爱上了吃糯米糍粑饼。每到周末,女儿就会带他们,去看望我那八十多岁的老岳母。晚饭后,老岳母问他们明天早上想吃啥早餐,两个孩子总是异口同声地说:“太姥姥,我们要吃糍粑饼。”

岳母摊的糍粑饼,薄薄的,炸得脆脆的,吃在嘴里“嘎吱嘎吱”响。其实我更喜欢吃母亲摊的厚糍粑,母亲舍不得多放油煎炸,可那厚厚的糍粑特别有嚼劲,我尤其喜欢吃凉了了的糍粑,那种味道,有种说不出的厚实和黏香。

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。昨夜,我又梦到母亲在摊糍粑,那熟悉的香味,又萦绕在鼻尖,好香,好香……

岁暮闲记

□ 汪孝雄

一个阴寒的下午,天光灰暗,似黄昏提早降临。揉揉倦眼,望向窗外,天色沉沉,起风欲雨。

11月,还未到严冬。一个人待在暖和的房间里,宜品茶,宜读书,宜幽坐,宜小睡。心里很静,不闷,也不燥;像被一只柔软的手轻轻压着,又缓缓捧起。这是一种后可倚墙、开门能出去的踏实。

若还想珍存些什么,今年尚有一月可期。去见久违的人,把耽搁的事一一做完。在案头养一盆水仙,看它亭亭生长,好好伴到明年;于灯下写一段长长的话,给自己的这一年情感找到一块栖息地。只是现在,也就这样了。30天,太薄,不足以挽回整年的蹉跎。来不及后悔,来不及纠错,甚至来不及,暖透一颗凉下去的心。

爱荷的人,这时该泛舟冷湖,探身折取枯去的莲蓬。以免寒冬深重,让我这赶路过石桥的行人,望见那冰下的残影,心生悲悯。寒彻的北风,也应当吹卷起来,将天地间最后的浮尘送归其所。而后,瓦上白雪才能落得干净,化得也干净。

带着凭吊的心,去看西天的暮色与田间的衰草。霞光里的孤塔,最见禅意;而最令人心安的,莫过于古寺槐树下那块静默的断碑。唯有寒日照着这虬枝盘桓的古槐,才觉得历史的体温犹在,历历可信。也唯有草木凋尽,那些零星的、暖黄的野菊,才在风中摇曳可见,别有一种顽强的风致,人见犹怜。

冬天的树,别具风骨。一身的叶子落尽,从此落发如僧,天地为家。看见寒树,就想起家乡故园:厚厚的门帘垂着,窗内有暖灯,树梢有凉月。榆树宜栽墙外,三月里,可立在墙头摘榆钱;腊月时,便像倒立的扫帚,枝枝杈杈,为院落守着清寂。我却不大喜欢松柏,四季常青,反而少了些随季枯荣的坦白,好没意思。

围炉夜话,须得刮起五六级大风。不要茶,不要琴,单要一只滚着沸水的铜锅。只一两个人,闲闲说话,慢慢喝酒。窗外的风,藏着龙吟狮吼,吹冷了世间的桥与桥下一去不回的流水。谁管它呢?火旁的人,脸上泛起酡红,椅上搭着穿不住的衣裳。

这里无人借酒浇愁。在这萧瑟的深秋,我已可将被猜测的心意细细封存。知我者,不忍伤我分毫;嗔我怨我者,亦随风而去。在思绪解冻之前,谁要听那套叠的道理?谁又会对一个已然心静的人,急切地辩解?我这敏感尖锐的心,收藏已久;目光如烟云散尽,再无意在滚滚红尘里一剑封喉。

就此,再深深念一回吧——那前来看我的人们,穿花渡水,衣染流香。他们不会想到,久未联系的人,会在下一个春天之前,悄然完成了告别。而我会记得,南山的红梅,曾在他们的指尖留下过幽香。待来年春日,我会折下堤岸的青柳,遥寄一缕东风给他们。

有人一到秋天,就学会了伤别,整日念着“江水东流郎在西”。也有人,在某一个清晨忽然释怀,从此买舟渡海,顺流而行,湖海为家。

季候物语

大雪润岁华

□ 袁枫

江汉平原的冬,小雪留白,大雪节气亦未盼来琼芳,唯有清寒裹着岁末的沉静,漫过田垄与屋舍,宣告一年光阴已近尾声。

岑参笔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的壮阔,谢惠连《雪赋》中“岁将暮,时既昏”的怅然,此刻都化作掌心的温度。这节气里的清宁,是一年光阴的收尾,也是辛劳岁月的加冕。田垄里的稻茬覆着薄霜,麦种在湿润的泥土中悄悄吸饱水,那些春耕躬身、夏耘挥汗、秋收拾穗的日子,都在清寒中沉淀,酿成岁月的沉香。

日子像三袁故里的虎渡河,悄无声息淌过四季。曾盼着麦苗青青,盼着稻浪金黄,盼着仓廩充实,那些为生计奔波的清晨,为丰歉忧思的雨夜,终在节气的静谧中化作柔软。时光从不会辜负劳作,就像节气从不会缺席岁序,所有付出都沉淀为年末的安稳,所有等待都化作眼前的岁月静好。

瓦屋的檐角凝着薄霜,炊烟在晨雾中袅袅升起,归人的足迹被风轻抚。此刻不必追赶流光,恰似麦种于土中蛰伏,我们也在岁末的安宁里梳理得失。或许有未圆满的遗憾,或许有不期而遇的惊喜,都随节气流转,归于平和。电暖器旁,老人们翻看着记满收成的账本,孩子们在院子追逐打闹,茶香混着墨香漫出窗棂,这便是人间最笃定的烟火。

节至大雪,岁华不慌。这节气是一年的句点,也是来年的序章。它沉淀了过往的疲惫,也孕育着新生的希望。不必感慨时光匆匆,那些劳作中沉淀的智慧,等待中积攒的力量,那些笔墨间流淌的热爱,都将在春日大地时,化作破土而出的生机。

清寒依旧蔓延,岁暮无声流淌。愿每一个耕耘时光、热爱生活的人,都在节气的浸润中收获心安,于岁月的酝酿里,相逢更好的来年。

诗与远方

海水在不远处翻滚

□ 齐凤艳

潮退,雪至
海滩拥抱蹒跚的朵朵白花
继而的融化更宁静。世上还有多少
事物悄然无息地消失
沉寂,包括那从未吐露的话

带着疼与痒和它想抵制的
不痛不痒。那被记住的日子
是众多日子中的一个
今天的雪,被预报为此季最后一场

那么,在其中只采撷欢愉
似乎有点肤浅
于是,刚惊喜于薄雪轻枕湖痕的
皑皑斑斑之美,你就开始悼念
被沙中之水拥抱的雪和那热烈的拥抱
——其中的惨烈啊,而雪不发一声

冬天的树

□ 张红艳

褪尽繁华的冬装后
你站立成大地最诚实的注脚
与天空裸裎相照时
每根枝条都是寂静的箴言

当北风翻过你的骨骼
响起铸铁一般的震颤
那是你用嶙峋的手势
在天地间拨动光的丝弦

那些枯瘦的脉管深处
暗涌着青绿色的岩浆
在最深寒的时节里
酿造惊蛰前的雷声

积雪如素衾覆盖长夜
根须正用墨色写下诗句
年轮里每一圈涟漪
都是向死而生的渡船

候鸟掠过时投下暗影
你以枝梢蘸取残阳
在渐渐苏醒的云霭上
签下春天万物归来的盟约

倔强的稗子

——致诗人余秀华

□ 郑贤玲

这些天,那棵“提心吊胆的稗子”
被人转载着,人们突然明白
残缺的女人内心一样丰盛
一样渴望绽放的玫瑰

那棵倔强的“稗子”明知道自己
命运卑微,也要提心吊胆地
享受那个属于她生命的
明媚的春天

而我还是在那一夜告别了你
亲手摺灭了你这盏那盏灯
在告别爱情之前,我已告别
青春、美丽、泪水和任性

我要将所有的欲念一一湮灭
今夜,在飞机上我又看见那棵
“倔强的稗子”,我没有仰望星空
而是从天空俯瞰大地,看万家灯火
我双手掩面,泪水自指尖滑落
我不是传说中的仙女偷窥尘世间的
爱恋,我是没有逃脱人类的人类
有一盏灯下还摆着我曾经的
欢颜,红尘中仍有我一颗不死的心

申津渡寻迹

□ 萧昌勤

乘东风随访,古镇云涯。寻遗迹,访贤佳。
伴文星共赏,巷街石板;黛檐凝翠,墙雕雕花。
四港通津,万帆盈载,楚韵千年浸碧波。
故垒犹名申津渡,危楼亮着比岗崖。

追忆当年人物,丹心焕炳,书青史,各领风华。
子文智,包胥嗟。伍员仇烈,那将功嘉。
贺帅三临,红旗漫卷;华师永健,现代烟霞。
凭栏环视,品沧桑百味,一川秀色,融入诗家。



紫藤(中国画) (彭定旺 画)

生活感悟

时间的痕迹

□ 赵春霞

重新翻开一本卷边的已然有些发黄的书,书中夹着一张旧的书笺,枫叶的图案,仿佛早有预谋的把秋的季节留在这里等候。

恍惚间,流逝的岁月像回潮一样重又击打我的心岸。仿佛青春刚刚过去,我还没来得及收拾零落一地的感伤,秋的季节又换作了心底的隐忍纠结。一时慌慌张张,脚步总想迈得从容一点,但时间却急急的催人,就像游戏中的能量条,眼看着在一点一点减少,好多的功力装备还没施展,手忙脚乱的,心也变得浮躁起来。别人便一言以蔽之,更年期来了。

总觉得过去的岁月还有着大段大段的空白,我还没来得及填满,时间的潮水就漫过去了。也有例外。常在梦里出现一个人内心挣扎的情节,这是青春的伤,难以平抚愈合的伤。

谁的青春没有伤?可是,到最后,心上的伤渐渐抚平,这是岁月不断消解伤痛的痕迹。时间无声地改变着一个人,每个人在时间的琢磨和修炼中越发饱满平和宽容。

时间磨砺一个人的性情,铁硬的尖锐的痛会在时间与爱的氛围中日渐柔软起来。一个做了母亲的人如果

到中年还是浑身尖刺,那么,这母亲是不够格的。想到这里便释然了许多。风也要,雨也要,过后仍是蓝天丽日。

一枚干了的枫叶,就是青春与浪漫证明。这特殊的书笺终于等来了一个女人秋的问候,等来了一个女人的成熟。

时间的痕迹作用于万物。设想夏日丰盈饱满的叶子,由葱葱的绿变得发黄枯干,一双无形的手作用于万物之上。时间的痕迹就这样留了下来。花凋落之后果实渐渐饱满圆润由青而红,植物就是这样完成了它的成长仪式。时间也这样留下了它的痕迹。田野大绿大黄的色块苍苍也会因为成熟而像母亲一样奉献自己,那种裸露的苍白美而动人。这同样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

才下眉头却上心头,这是思念的痕迹;一杯一杯不醉不归,这是失恋的痕迹;脸上的皱纹和暗斑,这是情绪的痕迹。而这一切都是时间之手的杰作。然而,我也看到了时间的流水在一个人身上的戛然而止。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带走了病逝的父亲,父亲的时间就这样被冰封起来。从此,每一场雪都是对亲人的祭奠。以后的雪花,再没有了雪花纷飞如蝶如絮的美丽想象。雪的悲情

在父亲灵魂羽化的那个日子被永久地记录下来。如果心有温度的话,每年的这个日子一定刻着雪的寒意。

生平第一次面对死亡,才透彻地理解了生命。冥冥之中仿佛一切皆有定数。父亲从发现直肠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不到三年的时间。其实早在多年前,父亲就开始体重下降,人瘦,但是很有精神。人生难得老来瘦,我们都觉得这是好事。何况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,平时不感冒,不打针,不吃药,谁能想到父亲有病呢?现在想起来,父亲的身体早已危机四伏,只是因为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被表面精神的假像掩盖住了。

第一次悲痛地面对至亲生命的终结,我才明白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切。无法让时间倒流,无法让生命复原。时间记录了生命的演奏,即兴的也好,有预谋的也好,其实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,只是我们不是故事里的人,感受也就淡淡许多。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生命的每一分钟都须好好把握。静下来的时候,好好听一听生命内在的韵律,安顿好自己的灵魂,让时间修复好心灵的创伤,打开生命之核,重新焕发生命的动人之光。